

歷史戲
情小說

梁武帝



梁武帝真像

歷史小說 梁武帝序

人類之性。各有天性。集其千百人。而一一驗之。其性質無有全者。此老子所謂。芸芸衆生。各道其所道。各之其所之是也。又如千百人。各言其宗旨。則此千百人。又無一全者。是則由於天性。天性互異。則心自有別。其心不同。宗旨烏能相類。非僅宗旨不同。即天性與心。亦常變易。天性之與心。既能變遷。則宗豈有不更。是以人有堅定其宗旨。曰某將如何如何。後卒不爲。其忘之耶。非忘也。變更其宗旨耳。然其變必不省。人知而勸之。則擬以弗聽。其能聽焉。必自知其變矣。孔子曰。吾年五十。而始知四十九年之非。聖人也。其行人所敬。尙自道其非。且不言於當時。迺言於過後。以證常人。固不自知其非也。昔人云。天性雖天成。其實隨心而趨。心主其何處。天性亦轉何處。心又隨乎行。如行仁義。行道德。心即隨之而善。如行兇暴。行奢戮。爲不法行。心遂隨之而惡。人之好惡。皆由言行。以定其優劣。言語暴戾。兇惡可知。行止佻儇。不規顯然。然亦有言語溫和。舉止慈

祥。而其爲惡。更有甚於暴戾者。此即心之作用。形式誠美。而內實虺蜴。蜜餞砒礮。俗語云。喪人不償命者。謂溺鬼上陸。自蹈陷阱也。願行者。即人之宗旨也。其行善。所抱宗旨善也。行而惡。宗旨之不良耳。至更變宗旨。有頃刻之變。有數月之變。有中道變更。有衰老迺變。堅持一生。比至死始變者。若老嫗茹素。抱定宗旨。終身不進葷。迨臨死矣。忽思食肉。雖食也不多。必及口乃死。此老而變也。如梁朝武帝。爲中道而變。其最初宗旨。修政愛民。敬儒立學。立謗木以儆百官。絕貢獻以安民生。天下大治矣。詎中道忽沉迷於聲色之娛。樓臺亭榭之樂。以遨以嬉。轉又棄其臨民治國之大政。而日酣醉於佛教之中。耗民財。建寺院宮殿。築壇設醮場。日需千金。而民苦矣。至斯德者怨焉。頌者非議。或曰。即欲變更其行。不如當初。亦不過成一代暴君而已。中遺以變。實劣之又劣也。吾友綺雲。有梁武帝歷史之作。昨索書於予。偶有所感。草此爲之序。

癸亥年浴佛節前三日孤山草樵謹序

歷史
小說

梁武帝

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性穎慧人稱神童 | 貌奇異辭驚諸侯 |
| 第二章 | 失怙恃隻身千里 | 哭遺容守制三年 |
| 第三章 | 頌清廉人民感戴 | 嚴紀律兵卒校操 |
| 第四章 | 聞調遷羣起疾呼 | 遂留任衆意歡然 |
| 第五章 | 噩耗傳來議出師 | 悲哀相送秋山外 |
| 第六章 | 大軍所經如破竹 | 疆吏弱職似公鷄 |
| 第七章 | 遇急難束手無策 | 籌禦敵抱頭都竄 |
| 第八章 | 廢兄擁弟掩耳目 | 篡齊興梁恨心頭 |
| 第九章 | 善政績民頌得主 | 設謗木人歌道中 |
| 第十章 | 談梵語旋迷佛教 | 說奇史延聘高僧 |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傳外言和尚來歷 | 村間婦獲兒歸途 |
| 第十二章 | 試法術白鷄化龍 | 卜預事黃猿撲鼠 |
| 第十三章 | 十方僧禁城建醮 | 三法師禪房兢爭 |
| 第十四章 | 存妒心深夜門口 | 立黨派清晨滑脚 |
| 第十五章 | 較道行二僧角禪 | 憤驕傲三山比技 |
| 第十六章 | 擊玉磬聆聲昏絕 | 吐金丹變色噬人 |
| 第十七章 | 大悲寺進香受困 | 蒞醮壇祭奠吃驚 |
| 第十八章 | 郊國母病道前生 | 梁武帝夢觀地獄 |
| 第十九章 | 華林園寶誌圓寂 | 古臺城侯景爲亂 |
| 第二十章 | 逢大難誦經拒敵 | 聞悲聲絕粒救民 |

歷史小說
梁武帝

第一章 性穎慧人稱神童 貌奇異辭驚諸侯

梁武帝爲南蘭陵人。姓蕭名衍。與南齊高帝本屬一族。高帝蕭道成亦南蘭陵人。南蘭陵者古時郡邑也。係晉朝所置。至齊而廢。故地在今江蘇武進縣北。齊高帝本官於宋。是宋迺爲最前之宋。即列五代者也。迨趙氏之宋。則又遠矣。當南朝宋帝。姓劉名裕。弑晉恭帝而有天下。凡傳七主。廢帝名昱。昏淫無道。爲齊高帝蕭道成所弑。追廢爲蒼梧王。遂立順帝。在位三年。蕭道成廢之。贈汝陰王。蕭道成自立。國號曰齊。凡傳五君。至和帝寶融。爲梁武帝所篡。齊遂亡矣。其時梁武帝尙幼。父官於齊。武帝年六齡。生而聰穎。讀則目下十行。過眼成誦。無或一字遺。出言奇特。往往一語驚人。鄉里因有神童之稱。爲人風流蘊藉。落落不凡。適村祠中。有三五士人。焚香扶鸞。俄而亂轉。神賜句曰。皓皓一木。黑雲迷北。東西空峒。上天之祿。其色濁濁。其光作作。其聲咄咄。其行碌碌。知者便去。猛省

逐逐。推其辭義。有謂警語者。或云隱詞者。議論紛紜。莫衷一是。衆中有黯者。言本村蕭氏。其子蕭衍。俗稱神童。蓋令彼釋之。咸曰善。於是以神詩往視武帝。武帝曰。神意含蓄。異常深奧。事非驗後。不能了了。妄相測度。反多誤會。質言之。愚人難窺仙機是也。雖然。衍也不敏。以此詩而云。村中必有水火之災。東西兩區。必不能逃。倘早避去。亦人定勝天之意也。士人輩聆武帝之說。僉嗤之以鼻曰。吾輩宿儒。豈不及一乳臭童子。矧其云云。皆可進可出。含混盲斷。又非逐句詳釋。神童云乎哉。直一狡童耳。衆各哂笑而散。無何。村中大風雨。東西舍宇。田廬什物。盡人汪洋。人民啼哭。慘苦不堪。衆迺稍稍信武帝之言。顧猶在疑信交戰中也。郡胥聞警。飛章報災外。以災民數千。流離失所。設策驅水。建宇居民。開倉廩爲賑。救活者無算。胥之功也。半載而後。荒蕪之村莊。漸恢其舊有景象。市廛依然。貿遷雲集。且較前過之。無不及也。詎一夕薄暮。萬家燈火。正炊烟縷縷間。一酒作中。煮酒燃火。火塗上燄。融融然。勢不可遏止。驚呼火發。鄰里大駭。急鳴

金集衆。灌水撲救。無如風大火猛。火熾極時。人不能近。霎間人聲若沸鼎然。婦女悲哭。搬家奪私。秩序大亂。火終不熄。旋乃延及西舍之地。東村已成灰燼。衆知救亦徒然。則捨東而奔西。其難救相類。祇可坐視其焚燒而已。爲時一晝兩夜。火勢漸餒。但東西村爲瓦礫場矣。是役也。焚宇千間。葬身火窟者。約二百餘人。多因初暮。人皆未眠。拚死入火。搶出什物。遂以喪生者。居其大半。有年幼行緩而死火中。自此災作後。武帝之名。迺盛傳一時。會有諸侯道經蘭陵。耳武帝名。思欲召見。恰遇於途。諸侯出聯曰。神童神在那裏。武帝應聲曰。封侯封到何方。諸侯又曰。西立者綠衣童子。時武帝衣綠色。而面西立也。聞諸侯言。隨口對曰。南面爲黃裳帝皇。諸侯駭曰。此子必非池中之物。將來位當在老夫之上。惜五岳中。北岳失依。其結果收成。則未必佳也。遂以餅餌。贈于武帝。武帝頂諸首。諸侯問其故。則對曰。是。非常人所賜。應以敬母也。諸侯爲之嗟嘆不已。

第二章 失怙恃隻身千里 哭遺容守制三年

武帝父名蕭承。侍職齊都。是年因感冒風寒。遂成沉疴。蕭承爲人。和藹可親。朝士大夫。多與交厚。故疾病中。探視者。絡繹不絕。時武帝年已弱冠。居家杜門。讀書。母孟太夫人。亦名門女。知書識禮。惟好佞佛。堂懸觀音像。日必虔心拜禱。或謂武帝。後亦信佛。未始非迺母之遺傳性也。無何。蕭承病耗至。武帝母子。遑急異常。於是囑吩高年家僕。善治田圃。草草料理畢。星夜趨程。至則蕭承已奄奄一息。瞑目而臥。警武帝與孟太夫人入。瞪目曰。母子來。大佳。遂不復言。孟太夫人泣不能仰。武帝亦慟於側。如是悲痛。三晝夜。滴水不進。迨第四夕。蕭承服藥後。略覺清醒。漏兩下。蕭承竟能起坐。孟太夫人喜其疾有轉機。武帝亦額手稱慶。俄蕭承招孟夫人前。喘而言曰。吾年逾花甲。雖死不算短命。至吾夫妻。終不偕老。亦已白頭。吾一生碌碌。官俸而外。毫無積儲。此吾之過也。然將來母子。度日可以無慮艱難。吾固無所儲。而衣食飯碗。以代吾職者。早有其人。言間即指武帝。謂孟夫人曰。是子非常人也。他日必勝吾十倍。其貴顯實不可與人倫比。

汝後福正多。盡賴此子。吾死瞑目矣。又謂武帝曰。汝後必有大爲。但萬事幸勿過於堅執。沉入迷途。是爲汝終身取敗之道。汝宜謹憶吾囑。得回頭處。急急回首。則汝靈機不滅。不致受用於人。不者悔必厭遲矣。武帝垂淚應曰。敬遵父訓。蕭承嘆曰。人至將死。其言也善。今吾之病。必不能起。纏綿床褥。遷延歲月而已。旬日間。蕭承疾病益形見重。孟夫人惟日以眼淚洗面。武帝隨母侍候其父。衣不解帶。然蕭承服藥。藥已失却效用。如海投石。有去無還。是夜遂一笑而逝。孟夫人大慟。武帝則更號啕不置。並親視含殮。欲扶柩歸里。詎孟夫人因悲傷太甚。喪事方了。孟夫人亦病矣。武帝旣痛迺父。又愁母疾。已無復人形。見者多不相識。咸駭曰。憔悴何其至此。武帝已亦弗信。諺曰。福不雙至。禍無單行。孟夫人卒矣。武帝斯時。悲悼之狀。當非筆墨所可描寫者。盛殮諸事。循例禮訖。武帝遂扶父母靈柩。回籍安葬。於是武帝頓失怙恃。心亂如麻。乃貨其田基園圃。散去僕役。隻身出遊。人有詢之者。則曰。海角天涯。千里飄零。正不知何爲吾之置軀。

地也。武帝遠去。從此音信杳然。武帝有兄。名蕭懿者。適以事經劍水。警武帝。赤足高歌。形似瘋癲。勸之返。不應。蕭懿曰。弟素有孝名。今已誠如是。獨不爲九原叔父母計耶。蓋蕭懿係武帝族兄。帝父懿之叔伯行也。武帝聆懿言。改容謝曰。弟憤憤。爲天下最不孝之人。頃當隨兄歸。守父母制。以贖前過。迺偕懿回齊。閉門守禮。又描父母遺容。一屆朔望。則出而祭之。撫膺大哭。哭必至力竭聲嘶。而後始已。如斯者。三年。猶若一日。當武帝居喪中。蕭懿常曰。目今國家多事之秋。外侮內爭。連年不絕。上復昏庸。第知酒色。爲唯一樂事。天災人禍。民皆怨聲載道。長此以往。國勢日頹。弟才遠超吾上。何不乘機出仕。國家不難定也。武帝曰。父母骸骨未寒。焉有心於政事也哉。

第三章 頌清廉人民感戴 嚴紀律兵卒校操

蕭懿常勸武帝出仕。且爲引見齊帝寶卷。命爲雍州刺史。武帝到任。首輕稅賦。並更從前苛政舊例。春季則令無業貧民。專掘地蟠。蓋雍州之區。生而多蝗。往

往爲禾害。故其收成。十不獲一二。武帝知其原理。遂曰。此侵禾之蟲。必留種土中。迨春氣動。百物長芽。蟲亦於斯時脫胎而出。今可未雨綢繆。吾即先除其子。蝗之子。蠨是也。然害稻之蟲。要有四種。爲最劇烈。中以蝗蟲居首。蝗健而善飛。至時千百成羣。啖稻可以立盡。其他三種。一曰老螟。長約盈寸。色呈廣白。背有黑線。於稼中作白繭而嚙之。禾自枯死。雖屬蝗類。而其性質。則與蝗大異。尙有大螟蟲。曰青螟蟲。見禾則入莖間。吸其精液。禾遂萎死。他若小蟲之爲患者。正復不知多少。顧以蝗爲特甚。自武帝履任。深知其地。患於蝗害。永無豐年。民饑荒頻年。盜賊粉起。武帝迺練兵以剿盜賊。又使民掘蠨於未禾之前。蠨以斗算。饑寒交迫。失業貧民。不論男婦。均命搜。滿百斗者。與五金。民方貧寒。得此時機。自竭力從事。大加搜求。久之。積蠨如山。武帝令舉火焚之。臭溢四野。貧民無所爲生。今因捕蠨。儉者竟獲溫飽。民迺大感激。但猶未悉武帝捉蠨之用意所在。咸謂武帝憐民貧苦。乏業可爲。偷與衣食。則必懶于工作。迺設此策。是係慮情。

民之意。民第知有惠於己。豈知是年蝗乃大減。雖有少數。與往歲較。已減去十中之七八。武帝心猶未安。又親督貧民。至禾田捕蝗。以十斤更一金。民遂大踴躍。迨功過半。秋收期屆。稻乃大熟。爲數十載中。未有之豐年。衆大歡呼。始悟蝗蟲之不侵禾者。實皆武帝搜掘蝻子之功績也。於是衆議焚香頂禮。齊至武帝衙前。長跪叩謝。並零涕曰。公之掘蝻。而與金者。非僅爲拯貧民。蓋亦爲吾輩生命計也。武帝出而慰衆民曰。汝儕可毋謝吾。但終身牢繫於心。循吾規例。一至早春。則同心協力。掘去此爲害之蟲。勿云關於己地。迺逆力行之。他人勿問焉。一存是念。蟲即不得除。因汝田固盡矣。鄰田不並去。此物蔓延。速而又廣。則汝之田。捕猶不捕。移禍自貽。是意爾輩宜爲了解。則較敬吾勝之多矣。民感謝無已。泣拜而去。雍州從斯年年豐登。灾荒竟不常見。蝗害亦絕。所不可援者。水旱兩災。水尙可救濟。旱魃作祟。則無從設策耳。武帝又招兵丁三萬餘人。專司撫剿劇盜之用。雍州人民。夜不閉戶。然三萬之兵。餉糈浩大。若求於民。民將不聊。

生需諸國庫。亦難報銷。武帝遂令此三萬人墾城西荒地。以爲良田。得二百餘頃。武帝使兵務農。秋收之後。則整隊伍。日夕操演。武帝常曰。汝等今雖捨兵爲農。但武備事。仍不可廢。武帝旣闢地。藉以爲糧。兵食有餘。與他郡人更換馬匹。災區之邑。穀五斗。即可易駒一匹。且極駿。久之。人強馬壯。武帝並出賞。雇上等工匠。製造器械。如刀鎗劍戟。弓矢矛盾。無不俱備。又遣武士。購置美鐵。打成盔甲。五千餘副。於是雍州。年豐兵強。武帝至朔望。必親出校操。嚴其紀律。不准兵丁。妄取民間。一草一木。及損害等云。

第四章 聞調遷羣起疾呼 遂留任衆意歡然

雍州之地。疊年蝗災。稼禾損害。民皆流離。武帝任其區。係迺蕭懿竭力保薦。言蕭衍之才。實堪大用。齊帝寶卷。與蕭氏昆玉。本有同族之關。顧姦徒茹法真。不滿於蕭懿。至是密白寶卷曰。蕭懿旣云其弟蕭衍之能。有治亂之道。目今雍州。盜賊蜂集。民多困於災荒與水旱。任其域者。往往被逐。或中途遭殺。蕭衍英俊。

何不令其主治是地平。寶卷昏庸。惟以法真之言爲然。旨下之夕。蕭懿謂武帝曰。吾害弟矣。此迺佞臣謀也。雍州爲賊盜出沒要隘。民亦猶盜也。其區素稱難治。刻法真與吾不睦。彼因吾所引薦之人。故以是職而難吾弟。誠可憤也。武帝曰。天下無難事。矧在民乎。豈有不可治者。但得恩威並施。烏得不我服哉。蕭懿曰。以吾爲弟謀。不如却勿去。武帝曰。見難而畏。是心怯。吾非其儔。當領旨行。斷不爲人哂笑也。蕭懿曰。弟能堅定。固有毅力。奮勇直前。是丈夫也。吾何敢阻。於是武帝隻身行矣。至雍州。則民間荒蕪。不堪目擊。往戶十室九空。四野一片淒涼之象。夜則流螢結伴。狐兔悲鳴。城區大邑。儼然荒邱矣。武帝一到。輒開導人。民掘竈啟墾。三年之中。市廛大興。商賈雲集。又以餉足兵精。遂爲他郡之冠。冷僻世界。爲熱鬧場。因名震各郡。消息入齊都。蕭懿聞而欣然曰。吾弟可稱治亂能吏也。法真知之。進讒於寶卷曰。蕭懿之弟蕭衍。坐鎮雍州。買服民心。招兵買馬。其志不小。倘使長處雍中。必萌不良之念。寶卷曰。如何。法真曰。今宜制其於

未發之前。言蕭衍遠任。毋迺大勞。今欲調入內用。著即卸職。晉都應召。此旨甫下。雍州之民。遑恐萬狀。奔走號呼。齊思挽留。當法真進策。寶卷頗躊躇。法真竟代草詔。欽使達雍州。宿於邸中。民知而集。得五六千衆。長跪拈香。要求留任。武帝。欽使不敢出。武帝慰之曰。汝等勿慮。皇上慈祥。當不令汝等有失望之患。汝等且散去。萬事自有通達辦理也。民歡然歸去。翌日。欽使起行。侍從雲擁。儀仗連垣。人民聞之。約至其處。俟欽使過。羣跪馬前。阻道不聽行。必求其於齊帝面上。力爲担保。務令武帝。繼續雍州之任。不許調遷。以安民心云。欽使點首云。吾一抵都。必以汝等之意。上達帝君。總而言之。毋使蕭衍。他任可耳。民齊聲歡笑。猶若轟雷。欽使嘆曰。蕭衍深得民心。城可敬也。遂以實事。白諸寶卷。寶卷曰。旣民心如是。則聽留雍州。未始不可。曩者法真意也。法真聞而急相阻曰。蕭衍居雍州。所爲皆越常軌。設不他調。定生叛志。上何誤信使者之言。即有其事。許多人民。齊心若斯。焉知非蕭衍買囑者乎。寶卷曰。是可不必要。蕭衍果爲逆。彼兄

蕭懿在朝。且爲吾同族。衍心欲叛。而無其胆。何法真曰。人心難測。不可不先防。範以臣愚見。調之爲上。寶卷曰。吾旨已出。豈可再去。萬一不然。他日別謀良策。正未晚也。法真唯唯而退。雍州百姓。咸引頸以望。皆曰。願齊帝明白民情。勿去雍州保障。則吾儕感激。至於無涯矣。後聞果如衆意。民迺大歡呼。集親戚等。互相慶賀。其愛武帝。有如是者。則皆掘蟪力也。

第五章 噩耗傳來議出師 悲哀相送秋山外

蕭懿因武帝留處雍州。深獲民心。又招軍馬。齊帝寶卷本無所覺。而茹法真與蕭懿之志。大相反背。遂乘機以語寶卷曰。蕭衍在雍。已非昔比。今其兄蕭衍。藉其弟可恃。公行賄賂。實迺害羣之馬。倘朝士大夫。相率效尤。則綱常一亂。國將不國矣。寶卷大怒。亟召蕭懿責之。蕭懿曰。臣雖愚昧。亦知廉恥。豈肯作此下流。小人所爲。上祈察焉。寶卷曰。現有法真爲證。汝烏得狡賴乎。蕭懿曰。法真逆賊。賣官鬻爵。朝野盡知。所悞者。陛下一人耳。法真在側。急免冠頓首。涕泣奏曰。然

則陛下請正臣罪。以謝天下也。寶卷曰。汝二人可毋曉曉。吾盡悉焉。謂蕭懿曰。汝弟蕭衍。身居雍州。心存不良。今不戮汝。汝弟胆必益豪。吾之殺汝者。蓋殺一儆百之意也。蕭懿未及分辯。寶卷叱武士。推出斬訖。須臾獻首至。羣臣爲駭然失色。於是噩耗傳抵雍州。武帝聞兄無辜被戮。細探原因。半係佞臣陷害。半實禍由己作。不覺痛倒於地。左右救起。移時迺甦。武帝大哭曰。吾兄慘遭分身之苦。姦賊害之。亦齊主昏憤。不辨賢愚。吾今都督雍州。兵強馬壯。兄猶父也。吾非兄。早與草木同休。焉有今日。此仇不報。是空處人世矣。遂與衆將議起兵之策。有謂督師直搗建康。去此庸君。別立英主。或云竟可除帝自立。議論紛紜。莫衷一是。武帝一時躊躇莫決。但復仇之意。則斷不泯。日夕存諸胸臆。偏將何璜獻策於武帝曰。今上昏憤無能。橫征暴斂。重稅苛民。靡所不施。民固怨憤久矣。頃吾以一旅之師。爲國立賢。名正言順。又假報仇。作出軍之標幟。此去正若推枯拉朽。一入建康。一切在吾。誰敢置喙哉。武帝曰。公語誠有理。然主張易君。毋迺

不雅。吾雖皇族。職不過刺史。權僅一節度。且屬外吏。不得妄預國家政事。吾刻
祇云。報讎洩恨。要求奸宄。祭奠吾兄。如言征帝。則自古臣無仇其君者。蓋恐爲
天下所議也。偏將唯唯出。武帝於翌日。至校場檢兵。三軍約三萬七千餘人。精
百萬斛。馬三千匹。頭盛衣甲。連前督造者。得萬副有奇。武帝督觀旌旗耀目。刀
戟森嚴。威武之態。足敵王師。則心迺大悅。遂擇定月之八日。一准出師。囑大小
將士。早作預備。又立聞鼓不進。聆金不歸。亂攘民物。及種種違律。一例斬首之
軍令。凡六十條。並立軍法一科。以定賞罰。諸事畢。日期已屆。武帝親自率衛卒
百人。至校場誓師。三聲炮過。一軍肅然。行令官即宣讀軍規。又鳴炮處。前軍拔
寨起。中軍繼進。武帝自壓後軍。使副將檀竹。鎮守雍州。因武帝令嚴。三軍所過。
秋毫無犯。顧人民忽聞武帝出兵。齊起譁曰。吾儕日前。聆皇上欲調蕭刺史他
去。費盡九牛力。方得留任。今又去矣。曩之心血。俱付東流。此心何甘。於是紛然。
往阻武帝之道。前軍不能過。飛騎來報。武帝轉騎而出。謂衆民曰。汝等勿誤會。

吾任是地。承汝等不棄。情頗融洽。安忍捨去。近吾以見仇。興師報復。仇人一得。仍返故地。吾之兵力。至多一月足矣。言間出所藏之爲兄報仇四字大旗視之。曰一達其處。即張是幟耳。民遂哭送。至秋山外焉。

第六章 大軍所經如破竹 疆吏溺職似公雞

人民聞得武帝之言。且諄諄開導。道其苦衷。與感激衆情。十分誠懇。民皆涕泣。拜於馬前。武帝勸令歸去。民堅不許。必欲送行。武帝不得已。准如其請。大軍前進。直過秋山。離雍驛將四十餘里。武帝止之曰。送君千里。終須一別。矧相去甚遠矣。若再遙涉。則天暮日西。諸多不便。民猶不可。武帝曰。一月之別。即可復面。何必如斯。汝等強執。使吾轉覺不安。反勿送爲愈矣。民始止步。泣拜而別。直至旌旗無覩。馬蹄不聞。始嗒然而歸。武帝領兵。向建康而進。所經城池。以及關隘。大都尸位其事。一見武帝。大兵到時。遂率衆出迎。然亦有強項郡吏。以部卒相拒。思一郡之人。本不盈萬。而寶卷昏蒙。於武備之事。廢弛殊甚。兵多老弱。衣甲

毀壞器械不鮮。餉糈常乏。爲武卒者。食糧好閒。專在市廛。藉端索詐。或遇閱兵。則遣無賴。瓜代其職。故一逢戰爭。鳴號召衆。聲稱千人。實不逾三百。如是竄敗。烏足以抗武帝雄俊之師。不及一戰。兵即大潰。不滿三夕。一城破矣。武帝重關疊隘。逐一進攻。而齊都下。無一知者。將抵建康。是處有大營。守將鄒育海。性暴戾。往往酒醉鞭士卒。兵皆怨之。聞武帝軍至。與衆議曰。吾所佔者。咽喉地也。設本營而失。都中危矣。大將王曼曰。督帥勿慮。某有一策。可令蕭衍片甲不回。育海喜而詢計。曼對曰。離此大營十里外。有一僻谷。名大蟒岡。岡下深廣。可伏千餘人。岡西有叢林。能踞數百人。蕭衍兵馬。必趨是岡。吾軍幸勿動。俟其過半。則已達叢林。迺囑所伏。三四百人。否以硫磺引火之物。於叢林縱火。蕭衍軍馬。至是斷不能當。如駭而却奔。則岡下伏兵。一擁而出。攻其無備。破其不意。蕭衍終有三頭六臂。恐難免此一敗。旣敗矣。而銳氣喪失。事可爲也。蓋蕭衍自出師。所過如破竹。從不受人挫折。其兵方驕。其威甚盛。不圖喪於吾軍之手。料彼夢寐。

所不及防者也。鄒育海大樂以手加額曰。天幸如願。功績非小也。乃悉如玉曼言。先命一軍潛伏岡下。又使數百人持火種待叢林。事妥後。專等武帝行兵來此。蹈斯陷阱。不期武帝騎駿馬壓隊。偏將何璿策騎奔白曰。某覩東方一帶重疊高岡。隱隱似有殺氣。矧時近薄暮。大軍不如駐屯。天曉探道而後再進。安穩多矣。武帝點首曰。盍即傳令前軍止進。是夜安營已。武帝出帳見月明如晝。仰天遙矚。忽一陣大風吹落黃幟一面。武帝謂何璿曰。旗落應主何兆。璿曰。黃者土也。屬乎中央。某度當有敵人劫寨。不可不備。武帝遂與何璿等數將分踞寨之左右。三更將盡。突聞一聲大喊。敵兵三千蜂擁而入。瞥爲空營。乃知受欺。詎武帝何璿輩紛紛殺出。敵人驚懼四散奔竄。武帝乘勝大殺一陣。鳴金收兵。蓋鄒育海與王曼議成埋伏之策。覩武帝不進。所謀變爲畫餅。王曼遂獻劫寨之謀。育海大讚曰。彼軍遠來。其勞可知。未必慮及吾軍偷營。此計大佳。萬不料一敗。幾至全軍覆沒。王曼嘆曰。疆吏素餐其位。任其長驅直進。一聆蕭軍。輒若鬥

敗公鷄。不敢出禦。養此巨患。大事去矣。

第七章 遇急難束手無策 籌禦敵抱頭都竄

大將王曼。玁塞以抗武帝之師。因而大敗。督帥鄒育海。死於亂軍。王曼知大勢。其去已久。非人力可爲。遂率輕騎三十。遁迹天涯。不知所終。武帝旣敗。大營人馬。威燄大張。乘勢圍住建康。巡城官軍。夜聞大營。喊殺之聲。隱隱可辨。得偵卒報告一切。是以四門緊閉。城中人民。惶駭萬狀。官兵巡遶。晝夜不絕。百姓一夕數驚。是日突聆金鼓大震。報者急入白曰。蕭衍大兵。繞城三匝。行將圍攻。事已迫矣。人民聞言。放聲大哭。咸謂城破。無生理矣。寶卷其時。始獲消息。內監侯峯。泣而言曰。陛下尙飲酒歌舞作樂。而城外蕭衍。領兵三萬圍困。已然水洩不通。大事休矣。寶卷正拈盞。斗聆侯言。大驚失色。酒盅不覺墜地爲二。遂顛而詢曰。果有此事乎。侯曰。陛下但聽吶喊連天。百姓悲聲。兩者固震耳也。寶卷細聽。則人呼馬嘶。一若敵人破關而進者。一時手足失措。亟問侯曰。有誰出禦否。侯曰。

兵馬都指揮使。竭力守城。顧武事久弛。兵多老弱。糧又不足。城危終在旦夕間耳。寶卷目瞪口呆。倉遑殊屬可哂。侯峯言畢。匆匆自去。寶卷乃如熱鍋之蟻。進退皆不安。至漏四下。倦態朦朧。昏然睡熟。夢中驚覺。被人推跌。寶卷大憤。大叫內侍。無一應者。惟一中年男子。豎目揚眉。高聲叱曰。昏君識吾否。寶卷凝視。則又不辨爲誰。其人驟前。扭寶卷之胸。怒詈曰。爾於此三載中。作盡罪譴。汝祖若宗。咸恨汝刺骨。吾天神也。今特收汝。打入地獄。俾爾亦知所爲之非。而消汝下世疼痛苦厄。毋留戀。蓋速行。寶卷辯曰。吾雖無道。亦一代帝君。天子所之。諸神却避。即吾有罪。汝終爲臣。頃迺無禮若斯。國家體統何存。禮儀安在。豈因吾爲失勢之君。汝便欺吾耶。言訖。攘臂撫胸。似不勝其悲忿也者。其人冷笑曰。昏君利口。汝旣知有今夕。何必當初。聞汝一番所云。固理直氣壯。然汝以此上好精神。對諸國事。則國大治。都城可以免遭人困矣。寶卷瞥其人。氣度漸餒。語遂益厲。朗朗曰。汝勿嘒嘒。要知世人。孰無過。庶民獲譴。國法責之。官吏有罪。天子

誅焉。天子而無道。天下無可討之人。但上天賜罰耳。吾之過失。自有天理。汝而何人。妄稱天神。在斯驚駕。實罪不容誅。吁。汝休矣。即離吾殿。弗得少遲。不者國律在。不汝貸也。其人見寶卷。聲色並厲。亦變色曰。汝以法馘吾。吾焉受法治者。汝不吾善。吾方惡汝也。語畢。伸臂力撲寶卷。卷號且拒。其人猛勇甚。隻手擒寶卷。竟奔御園。寶卷曰。汝意欲何爲。待弑君耶。其人不應。疾馳如飛。途殊熟諳。達園之石橋。其人於橋畔。擲寶卷池中。寶卷大叫一聲。豁然頓悟。則仍倚案上耳。驚詫不置。又未知吉凶。翌日早朝。文武羣臣侍立班中。面皆現出不安之色。寶卷曰。目今蕭衍兵圍城外。都指揮使一人之力。難支大廈。衆卿有何却兵良策。寶卷言已。文式諸臣。面面相觀。半晌無語。寶卷憤曰。養兵千日。用在一時。吾養汝等。實豢豕犬耳。正腦怒間。忽報指揮使。上堞陣亡。敵軍進城矣。羣臣聞警。各顧生命。一哄而散。祇一寶卷。木立似失知覺云。

第八章 廢兄擁弟掩耳目 篡齊興梁恨心頭

齊帝寶卷。集文武臣。議禦敵之策。羣臣皆一籌莫展。寶卷大憤曰。參犬尙知守家。汝等直豕犬亦不若矣。羣臣慚媿低首。惟憚於死。不敢出禦。詎外監驚報曰。守吏中矢卒。軍無主將。遂至潰散。敵兵攻進西門。行將到殿云。羣臣聽畢。均自保生命。紛紛抱頭亂竄。寶卷覩此怪狀。深悔當初。已太不明。盡使庸臣立朝。一旦危難臨頭。平素大言忠君護國者。保家猶不及。其得保國乎。又令近侍傳喚茹法真。回白曰。茹侍御已於昨夜三更。率領家屬。打開東門。投蕭衍而去。東城之陷。半係法真。暗中出力。不然指揮使。不致陣亡。指揮不死。城東不破。則齊之亡。法真罪也。寶卷聽罷。戟指大罵曰。法真逆賊。吾待汝不薄。頃反賣主求榮。言之可恨也。迺大叫一聲。昏絕地上。良久始得。徐徐甦醒。須臾武帝偕偏將何璜。從容入殿。寶卷坐殿側。喝問曰。來者非蕭衍乎。武帝見係寶卷。睜目而詢。慌忙跪下。叩首曰。愚臣死罪。爲報兄仇。有驚聖駕。不可赦焉。寶卷本疑武帝。盛氣而至。設語言不投。預備被弑。故大胆如是。孰知武帝。何等狡猾。不欲冒弑君惡名。

特以偏將自隨。武帝奏對。寶卷並不留心。何璜固按劍。瞪目而視也。時寶卷又曰。卿之仇人。茹法真也。聞已在卿處。殺嗣悉聽卿意。自斷耳。武帝曰。仇人不止。茹氏一人。茹氏有功於臣。其譴許不究。尙有其他。臣須往逮。以慰幽靈。寶卷猛省。茹法真之有勞績於蕭衍。心突大疑。默思法真之功。是啟東門也。蕭衍不懷二心。法真開東門。安得云功。且茹氏迺賣吾投彼。彼即不誅。吾必不貸。而蕭衍曰。允其不究。舊日之惡。是擅專之心。躍躍可觀。假作慈悲。禮貌井井。固何爲哉。籌劃至此。遂責武帝曰。卿初出仕。吾即畀以雍州重職。漸擢節度。而掌兵麾。前者。讒言加卿。咸道卿將作叛。吾以心腹目卿。謂衆官曰。汝輩勿得妄測。致居外者。心爲不安。後又有人。進策於吾。云調卿他去。吾以卿得民心。亦非易易。卒擬而不用。刻卿假兄仇名。斬關斷鎖。破縣陷郡。直搗京中。人民遑遑。吾晝夜焦灼。不知卿至。究屬何意。現卿兵盡入。並帶劍進宮。吾與卿爲同族之人。卿志何指。弑吾耶。抑扶吾耶。卿所言。如弑吾也。請勿緩。倘誠心保吾。自當予卿重爵。不日

可顯矣。寶卷語已。目眈眈然。覷武帝面。冀其有所答覆。武帝大恐。匍匐曰。臣豈敢有他念。第報仇太急。而越常軌。賢若陛下。能不臣罪乎。武帝原爲敷衍而已。其時偏將何璜。大聲叱曰。何物昏君。乃凌吾主。寶卷急視。見一武將。態度洶湧。似無好意。寶卷回叱曰。國家大事。有汝主在。汝係偏卑小卒。烏得置喙。何璜大怒曰。吾職誠微。吾劍則甚利也。寶卷曰。賊徒大胆。敢無禮耶。遂亦拔劍。以砍何璜。璜高叫曰。偏卑下卒。今日弑君矣。寶卷乃爲所弑。武帝於營次。已預議妥。觀事已騎虎。不得不然。宣言曰。寶卷昏淫。頃已廢去。擁其弟寶融嗣位。是爲和帝。追諡寶卷曰東昏侯。寶融在位兩年。度時機已熟。逼寶融禪位。武帝登極。國號曰梁。寶融飲恨而去。南齊至是。亡於梁焉。後寶融憂恨以卒。

第九章 善政績民頌得主 設謗木人歌道中

南齊亡矣。梁武帝立。初時武帝愛民如子。拯災黎。恤孤寡。扶幼弱。旌節婦。勸農事。敬儒者。重道學。停止貢獻。民免稅賦三載。民皆大歡呼。又立學院。集士人。使

攻讀其中。有不願入者。顧家貧乏讀書費。武帝知之。命助膏火。俾養成其人材。最可頌者。千古士人。志有餘矣。而力不足。何也。弱冠之際。方期上進。奈家徒四壁。爲父母者。子而勤學。未嘗不樂。特衆口嗷嗷。不能於卷裏。以謀升斗。則棄讀作賈。然其材有可造。往往中途輟學。使大好青年。淪落市儈中。不復爲國家用矣。此等事。天下實居其大多數。質言之。確無可如何。但經史已遍。輕輕捨去。甯不大可惜哉。武帝鑒於斯。有能學而困於家計者。月爲補助。務令其讀。以成其志。得天下者。宜先收士心。則反激之文。與鼓吹恢舊。是項文字。即可免見。天下安矣。武帝行其德。士僉頌其德。後雖憤憤。在位則四八年。未始非武帝當初之功也。武帝每私行。山麓鄉村。靡不往遊。藉以察閱民情。及世間諸弊。必親詰了了。而後迺已。故武帝對於營輪利弊。咸窺底蘊。至明至顯。脫後不迷於佛。則固莫主也。一夕武帝潛之一山。有樵夫荷斧。拾級亟登。形殊遑促。旣達麓。則下斧伐木。手足兼施。其勞當倍人也。武帝大異焉。因近而詢曰。人樵皆徐徐。汝樵何

匆匆。請以語吾。樵夫搖首曰。公問小人。乃美意也。不答則弗敬。對也。吾手遲。廬誤事耳。武帝曰。若欲若干。吾以償汝。今可言矣。樵夫樂甚。遂釋其斧。邀武帝坐在青石上。且以袖拂苔。武帝坐。樵夫侍立。迺爲言曰。公長厚之君子行也。小人豈敢不爲實告。小人有母。年七旬矣。頃染沉疴。纏綿床榻。小人乏貲。醫諸老母。惟有日夕。親侍湯藥。然湯藥不能無金。則吾侍奉外。俟母睡酣。竊斧出奔。樵得柴担餘。急售市廛。可獲數百文。匆促歸去。母猶未醒也。有時母忽甦。懼吾過勞。堅詰何往。吾以散步對。母或怪食豐。蓋吾樵薪換貲。備餌者也。恐母悉。則託言鄰右餽來。母曰。常食人。得勿媿否。應曰。兒昨往伯處。假得錢。購菓餉鄰童矣。孰知吾伯氏。富而不仁。百文須苦求。方許貸予。至千錢。則雖吾父生。亦難得也。武帝頷首。陰念曰。此孝子也。吾不援其貧。是天少目矣。於是俟其述已。武帝曰。若薪需幾何。樵夫曰。吾不忘言。三百文足矣。武帝畀一金。樵夫驩然曰。萍水遇公。未有寸功。奈何遽以鉅貲見贈。武帝笑曰。若姑收受。吾須之若家也。樵夫大欣。

喜躍然曰。貴人來臨。蓬壁有輝焉。武帝頗喜其敏。抵其家。果有老嫗。臥床呻吟。武帝略坐即行。樵夫堅留餐。武帝笑曰。若貧困如是。啖吾以酒肉。吾心何安。遂詢其姓氏。與其伯氏名。探之富戶也。而慳鄙甚。武帝囑近臣。查其伯氏產。析半賜樵夫。聞者快焉。武帝舉動。類似者。筆不勝述。朝野慶得主。武帝又於午門設謗木。謗木者。立木一端。無論士農工商。均可往刊。直書執政者。賢愚罪惡。武帝驗其惡之夥者。而定其罪。一時官吏。皆爲寒心。無敢作非。人民咸爲高歌頌德。此武帝初立。最佳政績也。

第十章 談梵語旋迷佛教 說奇史延聘高僧

齊國之亡。亡諸姦臣茹氏。名曰法真者。蠱惑齊帝寶卷。迨見大勢去。則轉降武帝。帝甚嘉之。授爲大夫。諺云。皇帝好修仙。是形容人心。無知足時也。武帝初志本佳。漸覺日月蹉跎。韶華易老。人壽幾何。因思求長生術。偶與法真言及。法真曰。方士煉丹。原係欺人耳。欲人益壽。莫如誦金剛經。武帝曰。此經有何佳處。法

眞曰。金剛經者。佛經之中。實居其冠。習久常誦。日必沐浴。茹素更衣。燃燭焚香。虔心拜讀。設奉行三載。則屋簷之上。有祥雲彩霧。瑞氣擁護。移時不散。俟止誦後。始旋自隱。蓋經之功。人亦因是精神健旺。雖百齡不變其容。誠有益事也。武帝曰。卿曾習之否。法眞曰。愚臣焉有如此堅心。惟臣父素持之。故今年九十餘。一切猶如青年。步履之健。壯者弗及也。武帝點首曰。卿知其中玄妙者乎。法眞曰。臣迺凡俗之夫。豈能揣知聖經奧理。陛下倘擬深探底蘊。臣舉一人。必得如願。武帝問故。法眞曰。其人即在就近寺中。名曰同泰寺。彼爲主持。法號寶誌。年已七旬。道行高深。悉過去未來。與祈晴禱霖。請神會仙。靡不皆精。若召其講說。聖經玄理。當可瞭同指掌也。武帝大喜。立着法眞。齎帛千匹。黃金千斤。聘寶誌入華林園談道。華林園者。武帝以偏殿改建。佈置清潔。本爲修養之所。其時法眞領旨而往。須臾遂偕寶誌入朝。謁見武帝。禮畢賜坐。武帝朗聲曰。吾欲求長生術。禪師德行高超。定有妙法。以教寡人。寶誌曰。陛下迺屬萬民之主。逸過於

勞。何暇言斯。矧此係方外野人所爲。陛下貴爲天子。胡必自尋苦惱也哉。武帝曰。吾謂光陰駒隙。眼前榮華。瞬成泡影。世事茫茫。轉眼皆空。是以不如虔心學道。做一極樂界中人。較處煩惱場裏。優勝何啻天淵者乎。寶誌曰。陛下有仙之心。而無仙之骨。雖切志修煉。亦屬徒然。但空耗精神。與歲月而已。武帝見話不投機。勃然變色。拂拂而入。寶誌十分掃興。侍官又多哂笑。遂亦怏怏歸寺。俄法眞進謁。武帝餘忿未已。顧法眞曰。此山野狂僧也。語言顛倒。道德云乎哉。直一孽驢耳。武帝胸臆。本漸溺於佛教。今遭寶誌。當頭一桶水。心爲冰結。法眞力辯曰。凡道高者。不露於表。臣聞寶誌。曩曾囚於齊帝。緣彼在三水之間。披敝裘。執錫杖。暑臥烈日中。無滴汗可尋。又常數夕不食。談笑如恆。民多奇焉。爲築茅蘆。令居其間。並與以粟。某晚草廬火作。衆往奔救。已成灰燼。咸太息曰。寶誌葬火窟矣。翌日覓其屍。則安然臥焦土之上。衣不稍燃。體無微傷。衆益異之。齊帝耳其名。召爲替修。建寺使住。而寶誌不耐。啖狗肉。烹野物。氣溢戶外。他僧爲掩鼻。

齊帝惡之。指其妖言惑衆。囚諸獄。十日不給食。寶誌酣臥。十日不醒。顧市塵輒見寶誌挈杖過。提狗腿懸杖上。大啖不止。且強與市人。有却之者。則叩以杖。吏稟齊帝。令人驗之。寶誌固在獄也。漸又戲朝士。捕則疾奔去。無能及者。追役未返。寶誌已戲他人矣。齊帝不得已。下旨釋放。寶誌亦遠飄。不知所之。厥後始來。同泰爲住持焉。今近半載矣。

第十一章 傳外言和尚來歷 村間婦護兒歸途

梁武帝因寶誌言狂。含愠而入。茹法真迺盛道其德。又述異事。歷歷如繪。武帝原信佛教。至是意爲漸轉。及聞齋往聘禮。寶誌却金。而受其帛。且曰。出家之人。需金何用。帛則可以製衣禦寒。人生不能少者。故拜受焉。金則請壁。非敢違旨。實有關禪門之所戒也。武帝自思曰。彼既不貪金。必有道者。遂令法真仍召寶誌。入華林園中。顧疑信參半。欲試其術。姑緩云。武帝試探寶誌。俟著者。一道寶誌歷史。蓋寶誌亦屬本篇要人。半段提起。讀者得毋以不窺全豹。引爲憾事。茲

特誌如下。寶誌者。金華之東陽人也。至其來歷。甚爲奇異。究不知其何許人。何名何姓。阿誰之子。夫予頃言之矣。非東陽人乎。奈何。又曰。不知。甯不自相矛盾。然其中有一極大原因。寶誌實爲東陽村婦撫育成。人非婦所產也。時金華之東陽。有一農婦。老而乏嗣。良人早卒。婦恃勇力。與人工作。藉以餬口。上巳之夕。昔日風俗。以三月三日。爲上巳辰。紅男綠女。咸衣錦服。女則粉白黛綠。男也青衫白袷。均臨翩翩。大家閨秀。公子王孫。皆於是日。遨遊郊外。名曰踏青。此風始於戰國之鄭。漢以前。必三月己日。婦女出遊。謂之踏青。魏以後。乃定三月三日。唐更二月二日。宋則以清明節。稱踏青之辰。屆時婦女。多遭浪子調笑。而不以爲怪。亦惡俗也。古已然矣。今日之世。予復何言。嗚呼。再言村婦。工以度日。焉有餘晷。隨衆遊樂。矧年已老大。是念早泯。故照常上工。薄暮歸來。經大槐樹下。樹端有鷹巢。巨若車輪。亦十年物也。羣以其不爲害。未之逐也。其時婦方低頭疾趨。急於返家。備夜餐耳。急耳畔有兒啼之聲。村婦詫曰。荒僻處區。豈誰氏婦。負

子過耶。四顧無所覩。兒哭益悲。循聲迹焉。似在草間。又若在樹端也者。側耳傾聽。聲出自鷹巢中。村婦大異曰。鷹窟何嬰兒。果然者。攜家撫育。當亦不惡。雖知男女。既知則心不死。於是亟至鄰家。假得大梯一。婦固健者。上梯探鷹巢。有大鷹伏焉。覩村婦欲喙。婦撲其飛去。下現一小孩。一絲無着。體殊肥胖。見婦竟不啼。目眈眈注視。婦驗之。雄也。不覺喜曰。天不絕朱氏矣。蓋婦朱姓。夫名朱大成。亦農人也。婦僥倖得子。壁鄰以梯。懷兒返。因欲其保。故名保子。寶誌後其自更者也。光陰迅速。保子年弱冠矣。天性生就。常喜作道裝。並與寺僧伍。無何村婦尋卒。保子爲之盛殮。貨所有什物。及第屋等。獲五十金。易名寶誌。以村朱姓。亦龔姓朱。從斯披髮入山。一去十年。有見其在三山劍水間。頭頂髮已薙。著敗衣。赤足臥道中。人與錢弗受。畀以粟。亦不食。云假片瓦。棲身足矣。鄉人集貲。築舍令住。寶誌夕眠。夜出。不知何作。好奇者。伏諸舍側。覘寶誌出。急隨其後。詎其行疾甚。謁力不能及。中途而返。據人云。寶誌夜行。前有白光。閃閃耀目。爲之引導。

他人輒黑暗。不得趁光焉。又有獵者。言每晚三更。必有一僧。飛步登山。仰天噓氣。聲同轟雷。儕輩疑爲妖。發矢射之。僧接箭去。今不復覩矣。羣聞共謂寶誌必非常人。有云將爲村中害者。議不一致。不識孰是。

第十二章 試法術白鷄化龍 卜預事黃猿撲鼠

寶誌經歷已詳言矣。則請讀者閱武帝試探寶誌之術。梁武帝被法真密語。引動好佛心。迺使法真召寶誌進園。武帝問曰。禪師既能喚雨呼風。今夕園中十分清淨。胡勿一試奇術。以廣眼界乎。寶誌曰。此事不難。特恐法至佳處。有驚聖駕耳。武帝曰。無妨也。萬一爲兇神惡煞。禪師預白趨避可耳。寶誌點頭。四顧瞥覩園亭之側。置一雕籠。狀極工緻。而畜白鷄兩。雌雄各一。寶誌謂武帝曰。敢求內侍。取一雄白鷄來。帝傳言下。內侍捉鷄進。以授寶誌。誌擲諸地。侍臣急曰。此物能飛。必被逸去。寶誌微笑。衆視之。鷄已斃矣。武帝太息曰。是鷄他郡籠以上貢。價值連城。刻除其一。生者狐已。言間顧寶誌曰。禪師出家人。妄屠牲口。不

患罪譴耶。寶誌應曰。上命所遣。即蹈火亦往。過實不在臣也。武帝爲嘿然。寶誌死。白鷄。斯際羣日。睽睽。觀其作法。寶誌執拂塵。輕掃鷄體。鷄乃漸長。頃刻丈餘。又拂其首。曰目。曰鼻。曰角。曰鬚。均隨手而出。又撫尾如前。鷄尾旋變蒲扇形。四足齊長。惟目瞑不啟。軀亦不少動。或笑曰。彼演掩眼術也。僅能變龍。龍固成矣。惜死者耳。聞者大噤。寶誌若不省。遍掃旣畢。謂武帝曰。陛下欲其上天不。武帝笑曰。吾所急思覲者。特慮不能耳。寶誌曰。甚易也。今龍目盲。酷類死。臣使其張。則必騰空。惟有霹靂。請慎防焉。武帝如言。朝士胆怯者。預掩其耳。禮儀盡失。俄寶誌下殿。以拂指之。龍昂首起。四足及地。行園一周。驀聞轟然一聲暴雷。屋宇皆震。羣臣失色。且有傾跌者。但見白龍夭矯空中。往來不去。武帝曰。彼何不上天。寶誌又指以拂。雷聲又鳴。龍遂冉冉入雲。須臾不覩矣。羣臣至是。驚魂始定。有詈寶誌。誠心惡作劇者。噫。亦冤已哉。武帝輕視寶誌之心。時已打消過半。遂禮以上賓。正色叩問曰。禪師妙法。令人起敬。素聞能悉過去未來之事。吾將來

結果不識如何。禪師不惜參禪之功。相煩指導焉。寶誌曰。陛下欲窺己之一生事迹。臣早備於此。因袖出一篋。高約三寸。長五寸。闊亦三寸餘。寶誌除其蓋。中有圓穴。光明如鏡。寶誌授武帝曰。陛下凝神細覘。必有可觀。武帝接篋。隻目注視。覺內空洞無物。俄而空處漸大。轉瞬成一世界。又類村莊。移時一童跳躍而出。頂挽雙髻。憨態可掬。良久進一巨室以去。旋童又出。較前驟長。似弱冠矣。而面露愁色。須臾偕一嫗出。狀若奔波者。忽現一舍。舍有榻。榻臥病人。童與嫗掩面哭。則門外舁棺來。病人卒矣。少頃舍烏有。前已成。人扶兩榭。行道上。瞬童且官矣。有兵卒無數。排列前後。一旗招飄。上繡黑字曰。替兄報仇。兵卒圍一城。城門闢。兵擁入。駐營焉。童與一將。且語且上殿。殿坐一王者。將拔劍斬之。又一王者出。坐甫定。童逐其去。童迺黃冠。居然王者矣。一黃色猿猴。自草中起。躡足上殿。童斗失所在。祇一大鼠。酣臥椅畔。猴突前。以爪撲鼠。鼠遂殭。至斯篋中頓黑。武帝謂寶誌曰。前段頗類吾之經過史。但黃猿大鼠。主何吉凶。寶誌曰。天機臣

不敢洩。武帝乃止。蓋猴即侯景。而武帝屬鼠。後厄與侯景云。

第十三章 十方僧禁城建醮 三法師禪房競爭

侯景者。字萬景。朔方人也。爲今內蒙古鄂爾多斯是也。初爲偏將。聞魏高歡盛。倒戈投之。歡則乃反。歸西魏。又叛焉。於是衆惡其出爾反爾。無納景者。景知不容於世。因請助梁。武帝信之。羣臣力諫。武帝曰。侯景窮而歸吾。吾不相拒。彼自知感。必竭力爲吾用。汝等毋疑焉。且晉景爵爲河南王。武帝謂羣臣曰。勿因其窘而輕之也。羣臣嗟嘆而止。此後事。今延不言。其時寶誌以神篋視武帝。終身經歷。一一畢呈。末一黃猿。突撲大鼠。鼠遂斃焉。武帝不知以後之結果。以詢寶誌。誌對曰。天譴仙機。未敢妄洩。總而言之。預修德積善。或可解禳。蓋猿猴即侯景。鼠則爲武帝。帝之生肖。是年四十七。恰屬鼠也。後被難於侯景。故有猿猴撲鼠之象。寶誌固瞭然。而武帝則豈能省悟乎。迺謂寶誌曰。吾欲大集十方僧衆。設建醮壇。亦功德事也。寶誌曰。臣聞曩時齊帝。曾設壇建醮。僧衆一百另八人。

懺梅水陸道場。凡九九還真。八十一日。專一超度陰間。狐苦幽魂。及沙場戰死。殘廢之靈魄。當撒米散粉之際。燭光如豆。作碧色。陰風陣陣。慘霧迷漫。鬼聲啾啾。愁雲四合。使人長髮爲戴。是非道聽途說。係臣在場。親目所覩。其功誠偉也哉。武帝喜曰。既有如斯陰功。吾何樂而不爲。翌日頒志。凡有道高僧。經卷俱熟者。皆可應徵。並給一經官俸。十方僧人。聞命紛紛而至。武帝令每人作佛說一篇。由寶誌選定。取優摒劣。千萬人中。揀得一百八人。擇於五月望日。上壇起醮。武帝於城中。築一醮壇。茹法真督工。醮高三丈六尺。周圍千九百步。分上中下三層。旬日完工。需匠千餘人。壇竣後。內陳香案神座。三層主持三人。首層爲寶誌。中層曰慧蓮。下壇曰性空。此三法師。各有道術。慧蓮性空。均寶誌所舉。其中慧蓮道行最高。人緣亦佳。三壇僧衆。靡不敬慧蓮。而輕寶誌與性空。寶誌居首。迺全壇之冠。慧蓮偕僧衆。以及性空。日必參謁。慧蓮心尤不甘。忿語衆僧曰。同爲皇家所延。職亦無分前後。吾須參之。其德果厚於人乎。恐未必耳。從斯慧蓮。

獨不謁寶誌。誌不爲意。笑曰。出家人。本棄利祿。則此形式之虛榮。吾弗計也。一夕三僧。魚貫進禪房。三人原共居一室。而參禪禪床。各有其位。寶誌正中。慧蓮左。而性空右。習以爲常。是日慧蓮之禪房最早。往時寶誌爲先。蓋醮了場。首層竟。中層隨之。下層亦已。時寶誌以武帝有所詢問。進宮而去。慧蓮得間。輒就正中禪床打坐。性空覩其越軌。亦據慧蓮之座。寶誌至夜闌。始由內侍。掌燈送歸。迨達禪房。見已榻坐慧蓮。性空循其後。寶誌竟上右坐參禪。吁曰。不圖佛門。出此不肖。佛教興而又敗。未必非是種無行子弟。示俗於四民。令衆藐視。佛氏遺裔。孰知後輩。確有不足恃者在。嗚呼。其馬害羣。夫復何言哉。性空聞寶誌。嗟嘆自語。默若不知。慧蓮則不能忍。瞋目大聲曰。禪師道行高超。應無煩惱矣。奈何出口傷人。試問孰肖孰不肖。誰害羣。誰非害羣馬。敢請垂教一言乎。寶誌冷然曰。遠千里。近目前。多詢奚爲哉。慧蓮嘿然。

第十四章 存妒心深夜鬥口 立黨派清晨滑腳

慧蓮和尚。爲閩之侯官人。而住持浙中乾元禪寺。年僅二十。經典皆通。名滿武林。且善扁鵲術。與人治疾。往往奏效。又不需值。民多德之。富戶求診。病瘳重酬之。却辭曰。山野之徒。無用金之處。施主等如慈悲。一葺敝寺。感入五衷矣。矧功在諸壇越。寧不較贈小僧。爲有益乎。富者聞言。凡曾受慧蓮療痼疾者。靡不踴躍贊助。不日乾元寺。煥然一新。佛成金身。迄今不敗。近屬是地。紳董家廟。三年一選主持。緣當葺時。勒碑題名。比至滿清。地董驗碑。悉非勅建。因集碑名遺裔。更作家廟。佛像依然。但遇要事。寺僧不得處裁。必白諸紳。而後履行。此所以曰家廟是也。空性係嘉湖人。亦主持於安徽黟縣之保國禪院。黟縣舊爲黟郡。黟乃今名也。性空居保國。屬於皇家所建。其寺極難主事。齊族皇裔。流落是處。又與梁爲一族。皆蕭姓也。則倚勢凌人。人不獲所欲。轉以欺僧。粟帛錢穀。任意索詐。自性空作方丈。破其惡例。衆均不服。糾數十人。叫詈寺外。性空出辯。羣譬其弱。思痛毆之。詎性空固健者。一掃踏十人。再進而數十人。帶傷遁矣。遂無敢犯。

者。頃應詔來。果不在人下。特亦不甘於寶誌一人。此聞慧蓮。質問寶誌。誌以遠近諷之。性空見慧蓮。反嘿然不答。迺聲曰。禪師所指。是吾二人。爲敗教匪類矣。不知師有何德于釋氏。抑宣傳佛教乎。論民崇信乎。實野僧凡愚。或未諳禪理。致禪師不屑與言。刻聆高訓。當能明示。俾知改悔。他日藉斯。廣傳要義。使輕吾者。得以崇拜。惡吾者。與以尊敬。禪師之功。沒齒不忘焉。此一席語。表面甚覺自謙。反之則比詈且過之。在寶誌一時。固屬難受。慧蓮在側。竊笑曰。不料性空利口如是。已勿若也。心陰佩服。視寶誌將何辭以對。而寶誌平心和氣。從容應曰。性空師之禪學淵博。遠非村野俗僧。荒山老衲。所可望塵。吾何如人。焉敢詆毀前賢。爲釋教罪人乎。夫吾教自開闢迄今。蹶而再起者。皆前輩賢能。挽狂瀾於已瀉。支大廈於將傾。若盡似吾輩。焉能使仆者復立。死者重生。病者在榻。祇可束手而已。言之慚媿交并。立於釋教中。確乏顏爲同門道也。雖然。自始皇定基礎。劃天下爲三十六郡。郡有吾道中人。統籌世界。釋氏子弟。曰百。曰千。曰萬。

郡設百寺。寺居僧十人。已指不可屈。顧此百千萬人。人人能守佛門規則。宣傳禪理乎。曰不不。賴釋氏經卷。盲誦亂唱。而餬口者。十之七。酒肉沉湎。行如痞棍。則十之一。流作乞丐。托鉢市塵。亦十中居其一。奢華賤骨。可恥者。寺有多金。年入鉅萬。僧也而類富翁。此輩紈袴未除。孽重如山。實佛門醜徒。釋氏之魔耳。斯種例十中。一之半。其半迺高其德行。心清似水。佳誠佳矣。惜不多覩。是吾所以嗟佛門頹敗。後繼無人。試問以騙錢。噉肉飲酒。丐食奢侈等。居乎太平。佛門得興乎。輒如性空師者。天下能有幾人。得毋有獨木不成林之憾不耶。寶誌譏諷。從遠而及近。又無漏處可駁。性空低首。無言可對。慧蓮私訝曰。一蟲強似一蟲。性空敗矣。翌日性空。因乏詞應寶誌。清晨遁去。

第十五章 較道行二僧角禪 憤驕傲三山比技

性空僧以舌戰寶誌。卒蹈失敗地位。矧其寺豪富。月可進數千金。而往時應酬。所費殊浩。助入者亦頗不貲。蓋所應接。皆鉅室富戶也。祇以寺中客舍而言。一

切陳設。與古董什物。價值盈萬。寶誌奢侈云云。一拳中其心胸。疑寶誌悉其隱。且瞥能者在前。自知難展抱負。不若三十六着。遠走爲上。遂於翌日清晨。乘衆不覺。潛歸保國寺去。武帝頗不了了。謂三壇主事。何獨性空。不安其位。自思又未有軒輕之待遇。或係任下壇。故不願爲。是以不別行。未可知也。寶誌慧蓮。均各會意。願慧蓮必欲寶退避。思用術排之。武帝見下壇乏人。別選一僧。曰清鏡者。代當其職。清鏡爲人。好奉勢力。細察僧衆。多黨慧蓮。已亦傾向其間。此時壇僧。迺互豎一幟。黨其所黨。百另八人。擁寶誌者。僅十數人而已。至中下兩壇。爲慧蓮心腹。慧蓮胆氣益豪。每醮竟時。輒與寶誌。斷斷爭執。道行高下。寶誌不堪其煩。俟有以懲之。二人心目中。早存相鬥之念。而不發者。究屬同門。又居一處。無從翻面。一夜慧蓮。萬不能忍。堅邀寶誌。並坐禪床。一角優劣。寶誌謝曰。愚如老朽。焉敢談禪。正不知禪爲何物也。慧蓮曰。禪師母客套。吾已屢屢領教矣。若性空師者。自謂不弱。爲禪師一言。至於難以立足。師德可喻焉。力言如初。寶誌

苦辭不護。卒應慧蓮之請。二人盤膝。默坐禪床。無有功行者。不辨所以。但得道僧人。則自分上下。二人對觀。自起更至三更。均屹然不動。迨達四更。慧蓮和尙。略有不安之態。佛家之禪。以五更爲最稱難關。工夫深淺。必於此時。顯其本形。趨避無方。變身乏術。縱有化體奇技。而性被禪羈。雖能五遁。斯際亦無良策。矧慧蓮迺一凡夫俗僧。豈能支持四更。但呈不穩狀概。五更將近。遍體猶類刀刺。坐下亦如針氈。及五更初。慧蓮待求寶誌。罷其角禪之舉。果然明言。寶誌本不喜多事。尤懼結怨。蓋斷無不許者也。慧蓮好勝而傲。恐貽笑於人。拚死強忍。竊窺寶誌。又安定如前。始知其禪之遠。非已可望項背。正危急間。禪以都失。遂大叫一聲。跌落禪床。面類死灰。氣喘似牛。口中第言利害兩字。餘不作一詞。寶誌急躍下。扶慧蓮起曰。大師自尋苦厄。是功原非兒戲可比。言畢微笑。不期寶誌道者無心。而聽則有意。慧蓮胸臆。聞寶誌云云。大不爲然。謂寶誌輕薄驕傲。二者均太過。分明當場嘲笑辭也。是日慧蓮參禪較功。頗受勞傷。臥床累日。而恨

寶誌。至於入骨。切齒誓曰。吾疾若痊。必赴高人處。假梵寶來。立殺此禿。方洩吾怨。正忿忿自語。恰清鏡入。慧蓮所誓。清一目了然。因笑進曰。大師恩報仇。不慧蓮喟曰。汝吾親信人。諱之何爲。實告汝。吾籌尙不妥。汝有佳策乎。清鏡曰。吾師有玉磬。但誦咒擊磬。可斃仙人。慧蓮喜曰。不悉能相假不。清鏡曰。師徒之誼。何事不辦。慧蓮躍起曰。吾疾瘳矣。清鏡乃往。武帝詰問。慧蓮曰。其師有急務。不克辭而行。三日即還。武帝曰。壇事若何。蓮曰。臣姑兼焉。帝不復言。清鏡返。果攜磬來。慧蓮大樂。約寶誌之三山。一比技術云。

第十六章 擊玉磬聆聲昏絕 吐金丹變色噉人

慧蓮既約寶誌角技。寶誌嘆曰。心神不甯。禍正未艾也。迺以其事奏諸武帝。帝怫然曰。吾建醮壇。欲積陰功。超度孤魂。今汝輩內中。常生意見。吾已偵知。性空之去。亦發生齟齬。致其不安。不別而行。頃繼職者。清鏡是也。其庸愚可厭。與性空相去。奚啻天淵。吾甚惜焉。頃汝與慧蓮。又擬鬥技。要知兩虎爭雄。必有一傷。

汝係道高氣和之人。縱慧蓮尋汝。汝獨不可耐耶。寶誌被武帝勸而且責。諄諄良言。自是有理。於是決意失約不赴。並飾沙彌。草書回絕。慧蓮疑其怯也。私謂清鏡曰。寶誌狡猾。彼能預知未來。云不往者。必悉吾已假得梵寶。彼實無術抵抗。否則彼亦不肯示弱於人。頃力辭者。萬不獲已也。爾以爲然乎。清鏡曰。諺有云。準備香餌好。不患不上鈎。吾用逸待勞。何慮寶誌不趨隨吾哉。慧蓮善其說。翌日又致書於寶誌曰。禪師德配天地。道比海深。何畏首畏尾。一至於此。可恥孰甚。寶誌仍置不理。慧蓮漸竟辱罵。無所不言。寶誌不能忍。攜書謁武帝。備道其故。且以函上呈。武帝閱訖。搖首曰。慧蓮無禮取鬧。不可不儆之。然出家人。慈悲爲本。稍與厲害。毋喪其軀。亦功德也。寶誌唯唯退。迨歸禪房。而信又來。寶誌諾焉。第云三山爲途太遙。即就城外。齊山可矣。慧蓮祇求寶誌動怒。俾得使其技倆。是以寶誌出一語。無不聽從。無何而約期屆。慧蓮密令清鏡。攜磬潛伏。至吾術不能禦。萬分緊急。吾必大呼。爾以磬出。吾誦爾擊。寶誌可斃也。二僧議妥。

清鏡背磬行。慧蓮次之。抵齊山峯下。則鴉雀無聲。草木幽靜。杳不覩一人。慧蓮曰。爲時尙早。汝盍山側伏。勿他遊而嘻戲。誤吾要幹。清鏡應諾。甫倚身匍匐。寶誌已至。慧蓮大笑曰。禪師信人也。承大駕光臨。即請獻寶。後生得以一覘奇物。誠幸甚矣。寶誌對曰。強賓不壓主。乞有垂教焉。但吾儕今夕。各獻本能。不許傷人。大師謂何如。慧蓮笑曰。大佳大佳。言時。遂揚其手。俄一巨獸。不知其名。形極兇猛。寶誌雖與約。不得侵生。而人心難料。迺亟拂拂塵。一禽自天落。喙獸反奔。寶誌大呼曰。吾不收禽。將害物矣。於其語間。舉手一揮。禽忽失之。慧蓮曰。禪師技高。予不克禦。當邀予友來。一分勝負耳。寶誌未還辭。慧蓮高叫。老友速出。吾不濟矣。盍喚兩聲。無有答者。慧蓮大疑曰。清鏡此賊。必遊鄉村。愛戀忘返。假使歸者。定置諸死地。正恚恨時。三聲又作。清鏡適酣臥。朦朧其目。飛奔以前。慧蓮大樂。朗誦祕咒。半卷未竟。清鏡睡眠模糊。執鎚亂擊。咒完聲驗。寶誌木立。瞥二人鳥亂。失聲大哭。詎磬鳴處。寶誌頓覺。頭昏腦裂。昏昏踏地。慧蓮嘆喑曰。技至

是乎。不圖寶誌。不明磬之厲害。致遭小人暗算。所幸者。五氣護軀。金丹存肚。烏得便卒。瞬而甦。躍起以逐慧蓮清鏡。鏡驀回顧。見寶誌而駭曰。磬無靈。彼偷來矣。慧蓮亦驚。顛曰。可速擊磬。而忘咒詞。殆寶誌不應絕。故而如此。寶誌相追。遙覩二人。又出玉磬。情知難解。不若先制。因吐金丹。變作物。向人亂嚼。蓮鏡手足失措。玉磬失手碎。遂爲寶誌。金丹啣去。鎮之齊焉。

第十七章 大悲寺進香受困 蒞醮壇祭奠吃驚

翌日武帝。召寶誌入覲。詰問角技經過。寶誌並言。虎不噬人。人將傷虎。是以與爭。大受其虧。不被殺者。亦幸事也。武帝曰。頃慧蓮清鏡。可能越出不。寶誌曰。上有符籙。設不除却。千萬斤力。難脫其厄也。武帝默憶之。俟寶誌退。密謂近臣。蘇進輝曰。卿可領御軍三百。潛赴齊山巔。遍尋山間。凡置有硃書符籙者。一例揭去。毋使少留。然後歸覆命。至要至急。勿違吾旨焉。進輝得諭。率軍疾馳行。達齊山上。覓果有之。進輝親手。一一扯落。須臾事已。回告武帝。帝頗欣喜。孰知爲善。

成惡。慧蓮清鏡。旣恨寶誌。復忿武帝。謂彼帝王之尊。倘一語阻止。寶誌奚敢下斯毒手。萬料不及。武帝憐二人。而爲開釋。則焉能悉哉。寶誌預卜。突驚起曰。慧清兩賊。已遁走矣。因謂武帝曰。二人此去。不懷良念。陛下以後。受累無窮矣。武帝疑寶誌。或存妒意。笑而置之。其時慧蓮清鏡。鎮於山下。喘息殊苦。慧蓮究有道。尙可支持。慧鏡庸劣。一壓幾斃。慧蓮力爲輔助。情屬患難之友。無能壁上觀。清鏡賴以苟延殘生。不及半日。清鏡已然。奄奄一息。比至薄暮。忽聞上有人聲。步履雜响。慧蓮恐寶誌使人加害於己。亟誦護咒。匿不復語。移時人言驟絕。側耳聽之。祇野狐山兔。相應悲鳴。狼嘯豸吟。神爲立歛。顧無中。轉輾其軀。似甚輕便。乃謂清鏡。汝知重不。鏡曰。較前簡捷多矣。慧蓮大喜。以手至額曰。天不殺吾。事有救焉。遂聳體一躍。立登山巔。並攜清鏡出。拍掌大噓曰。蕭衍寶誌。難逃吾之手腕中矣。迺偕清鏡。竟奔閩中。遍分柬帖。邀其同門。欲與寶誌爲難。慧蓮在閩。固有勢力者。三日間。從者數十人。藉雲遊之名。沿途募化。以抵梁都。假寓大

悲寺。主持修真。素條慧蓮。故甚優遇。而武帝未知也。八月之某日。領近臣與侍衛。赴大悲寺。參佛進香。修真鳴鐘鼓以迎。恰慧蓮出詢。官何處貴官。如是恭敬。修真對曰。梁朝武帝也。慧蓮曰。此正吾之讐。不可放過。因呼衆僧。紛然齊出。繞大殿。幾三周。武帝猛覩如許僧。問何所求。慧蓮首出曰。使寶誌殺吾者。陛下是也。今請殺寶誌。以謝吾輩。不則毋想脫此樊籠云。武帝大驚。頓悟寶誌之語。頃反養虎傷身。門外侍衛。警事有變。急領衆入圍。詎衆僧皆善拳勇。侍衛不能抗。幸中一近侍。曰匡文者。機警過人。亟突圍遁。須臾率御軍五百餘人。大喊衝入。僧侶當然人寡不敵。於是拯武帝出。侍衛等將寺內偶像。以及器具。搗毀一空。闐然而散。武帝驚魂乍定。召寶誌言以所逢。寶誌曰。陛下初時不信。近彼賊人。意猶未甘。後禍正劇也。武帝懊悔不置。光陰如流水。有去無還。未幾而壇事終。武帝冠服祭奠。親自送神。詎祀甫畢。忽狂風大作。燿煌燈燭。霎事盡滅。僧衆亂竄。自相踐踏。武帝大懼。寶誌上坐誦經。見狀憤曰。此奸宄爲祟耳。乃掐指定風。

迨燃燈燭。則壇下立巨人。高與簷齊。武帝駭極。伏座下。不敢喘息。寶誌連擊令牌者凡三。巨人始遁。顧武帝已吃驚不小。因與寶誌議。卒以法力。趕走慧蓮。於三千里外。武帝心得稍安。然而亦苦矣。

第十八章 郟國母病道前生 梁武帝夢觀地獄

武帝自爲慧蓮所驚。遂致感疾。旬日迺瘳。而郟后病矣。郟后者。武帝之嫡配也。本大夫郟管長女。生有異相。平日不喜言笑。惟終夕靜坐。然識書知禮。鄉里有賢名。帝父蕭承。聞其賢。求爲媳。郟管亦愛武帝聰穎。因帝幼時。有神童之稱。約既定。未娶而帝父逝世。又延數載。後武帝出任雍州刺史。始婚焉。旋迎夫人去。比武帝入齊都。無何廢齊。帝以自立。逆郟氏至。册立爲正宮皇后。后性極慈祥。對於宮人輩。從不稍加辭色。帝亦甚重之。當武帝佞佛廢政。后常相規。帝卒不悟。后甚憂焉。久而鬱鬱成疾。醫藥無靈。武帝日夕親自探視。一夜后病劇。昏絕者再。武帝大驚。急往瞥之。郟后已瞠目。不復能言。武帝不覺。涕淚沾襟。三更將

盡。后忽漸甦。然乏力起坐。武帝慰其靜養。后搖首曰。臣妾之病。已不可救。且今夜恐不能逃。武帝曰。卿何出此不吉之言。吾方希白首偕老。設中道捨去。卿所忍心者乎。郗后曰。臣妾未嘗不願與陛下終身相處。特大限已臨。非人力可挽。矧臣妾前生爲某吏子。恃勢凌人。無惡不作。幸再前之世。曾爲高僧。功德甚深。又活千人。本應九世作官。奈前生作孽太過。貶去爵祿。合數世之事。而爲一生。遂更女身。得爲皇后。德早盡矣。死後必入地獄。重轉論廻。不悉將爲何物。或未必入人道耳。陛下宜念臣妾一生。尙無過失。死後乞求寶誌禪師。爲之超度。可免沉淪地獄苦厄。則九泉感激。沒齒不忘。大恩大德。自當來世啣環以報耳。武帝泣曰。卿即不囑。亦分內事。可毋懸心。至吉人天相。古人皆安。云知卿病。必無生機。諺曰。憂則傷體。萬勿焦灼。致藥不得其力。此醫者所切忌也。郗后微微點頭。語音漸沉。俄而三魂渺渺。竟脫離煩惱之世界以去。武帝大慟。一宮都哭。翌日遂爲發喪。百官一概掛孝。武帝命遵國母之禮。從豐安葬。並着寶誌爲郗后

懺悔。藉以超拔其前生罪譴。武帝自此精神恍惚。坐臥不甯。一夜朦朧。似中身在野外。察途徑則異常生疎。信步而行。移時抵巨第。門題額曰。陰曹地獄。武帝駭曰。吾豈已死耶。烏得來此。又念聞人言。地獄景象。終未目覩。今既在咫尺。胡不一覘其異。迺從容而入。聆內有慘呼。及鐵鍊之聲。須臾至一堂。上有王者。面目猙獰。簷下立犯盈百。郟后亦列焉。蓬首跣足。無復人形。武帝待與語。后搖手示意。良久上點后名。不知作何言。后匆匆下面。如白紙。伏地化爲巨蛇。蜿蜒而出。武帝悲痛。心類被剗。失聲而哭。堂上叱曰。何處來生人。可逐去。旋一牛首吏。洶洶以前。持手中叉。向武帝力刺。武帝負痛。大叫驚醒。係一夢耳。自顧身固在榻。侍臣遍集。問帝高呼何爲。咸云夢魘所致。武帝起坐。警燈猶明。窗外天已魚色。回憶夢境。歷歷不爽。思及郟后之狀。又悲從中來。再念牛首吏。兇惡之形。則心爲慄慄。次日因言夢中所見於寶誌。寶誌對曰。此前世孽過。非今生事也。武帝曰。可能救不。寶誌曰。但爲超度。自得仍化人形。重轉輪廻。武帝曰。專恃禪師。

大法力援之。寶誌應諾。武帝且爲再建醮壇云。

第十九章 華林園寶誌圓寂 古臺城侯景爲亂

夢寐之事。考諸西國。哲學靈學諸史。謂係其人日間所思及者。留存腦海。比睡既醒。遂有種種現象發生。蓋心理上之作用也。然亦有因夢而徵驗事實者。斯理殊不明瞭耳。武帝夢入地獄。以詢寶誌。誌曰。確有其事。並爲之超度。四十九日。功成之夕。武帝又夜夢。邈後來謝冠裳楚楚。據云。將仍入輪迴。投生人世去矣。傳語寶誌。某氏稽首。言訖不見。武帝醒來。恰寶誌入謁。武帝迺述后已得人身。不日可投生矣。寶誌曰。后功甚偉。此生當不惡。武帝點頭。面有喜色。寶誌又曰。臣諸事盡了。大數已至。行將與陛下長別。故特來叩辭。武帝驚曰。卿何出斯言。得毋相戲乎。寶誌曰。焉敢有謊。陛下人誰無死。無常一臨。九牛難挽。天下人若是。非僅臣也。武帝曰。卿有長生術。烏得便死。寶誌曰。既爲人類。都有終期。始而無終。不得爲之人。即功到成正果。凡殼亦須脫却。肉體豈可作仙佛。帶軀

以修。千年不終。是皆山魔木妖。受劫死耳。武帝尙欲爲言。寶誌曰。時辰相隔不遙。臣去矣。遂匆促拜辭。歸華林園中。移時園吏報。寶誌端坐圓寂云。武帝頗爲震悼。命製一龕。置寶誌其中。瘞於山麓。寶誌徒衆。求供遺體於同泰寺。武帝不許。衆徒始止。時魏將侯景。率軍來降。羣臣咸言却之。武帝納焉。爵以河南王。衆皆嘆曰。亂梁朝者。必侯景也。旋武帝拜侯景爲丞相。已則使工匠。築行宮於臺城。即今江蘇省。江甯縣北。玄武湖之側。是地與舊鷄鳴山接連。蓋曩時帝王禁地。均稱曰臺。臺城者。禁地之意也。禁官故稱臺官。古之通名是也。武帝旣建宮室於臺城。迺遷居其間。虔心修養。終年茹素。戒殺生。民則禁屠。人心爲之不安。衰亂之象。已早現矣。百官皆無儀節。朝事如麻。四方盜賊縱橫。國將不國。會魏來求和。梁魏敵國也。而武帝又許之。羣臣諫曰。魏乃螻蟻小邦。朝生則暮死。征之唾手可滅。若允其請。是示弱也。武帝曰。吾立國志已足矣。矧征伐事。動必以兵。兵凶器也。人之生命。豈可兒戲。沙場健兒。雖食皇糧。彼亦父母。十月懷胎。一

且歿於王役。幽魂不散。靈魂常存。超度猶恐弗及。何忍令死此中。且罪均歸主者之身。吾願始終無征討事。則萬幸矣。魏來相和。懼吾盛也。吾許其請。使彼知感激。何樂而不爲乎。羣臣默然而退。侯景固被逐於魏者。不得已來附梁。武帝殊重用。初封王爵。未幾命爲相。武帝之優遇。至矣盡矣。顧侯景本一反覆小人。往往不安於位。及聞魏與梁和。疑武帝有殺己之心。因召部將。密議曰。頃魏梁二國互相聯合。魏吾舊仇也。彼惡吾特甚。今之和梁。未必非因吾而起。彼若潛求武帝。設計謀吾。則吾在其掌握。如束手之受死。汝等以爲何如。衆齊曰。刻武帝昏愷。朝臣各生異念。人民遑亂。盜賊紛作。將軍身膺重任。兵柄在握。胡勿起兵。直入建康。然後圍繞臺城。擊武帝出。或廢或殺。國爲吾有矣。侯景曰。武帝雖昏。其股肱尙多。萬一戰而敗。又將如何。衆笑曰。天下之廣。何地不可安身。奚慮也。侯景志決。迺據建康。自稱大皇帝。又率兵往圍臺城以去。

第二十章

逢大難誦經拒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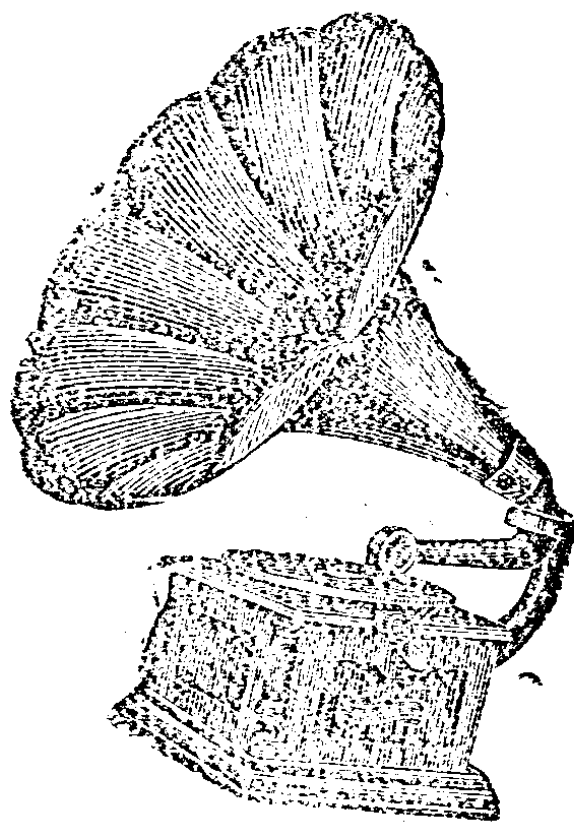
聞悲聲絕粒救民

侯景領兵。圍繞臺城。猶若鐵桶。其處人民。本屬不多。又乏河道。每炊必出汲。且無山可樵。餉亦有限。不及旬日。遂生內亂。守兵均枯渴欲死。城已岌岌可危。幸陳公陳霸先。初爲始興太守。即今廣東。始興縣。清時屬轄南雄直隸州。有謂即曲江縣者。查曲江縣。沿嶺南道。確有一曲江在。不能與始興混而爲一。不則誤矣。著歷史者。於地名多難指實。甚至有一縣之域。謬作隔省者。相去幾及千里。釀或笑柄。見不鮮矣。茲特誌之。藉分界線。使讀吾書。不致舛誤也。霸先之晉爵。旋亦拜相。均在文帝之時。文帝武帝子也。武帝在位四十八年。西歷五百四十九年而崩。凡傳四帝。至五百五十六年。陳霸先由公爵而晉王位。迺篡梁而自立。國號曰陳。時武帝之孫。敬帝方智。太平三年是也。茲故以公稱霸先焉。霸先既力禦侯景。兵因水絕。幾欲譁變。霸先設謀。令軍士掘坑。須臾水已盈潭。罄則又掘。鄰窟甫墾。舊穴水復來。兩窟更調。足以敷飲。民亦賴之。迄今成井。其處人民。可不涉遠道。爲最簡便。與最清潔之飲料。民感其德。井畔立碑云。近來碑則

倒井乃依然。殆聖迹歟。但水足矣。苦無柴草。城內並無山峯叢林。霸先輕騎出偵。時正春盡夏初。是處百姓皆種苧麻。以及菜子。本屆收割。適逢兵事。棄而不顧。而平素民取蔬與菜子後。拋其枯梗。僉不知用。霸先細察。不下千頃。大笑曰。積柴如許。猶言無耶。傳諭召佃戶。令急刈割。兵丁助之。去蔬子外。以梗代柴。爇且忍火。高山柴數倍。民丁皆大歡呼。二者已得。尙有糧餉。甚覺爲難。人報某氏有倉庫若干。薑米萬石。蓋富室也。霸先親謁某氏。說以利害。言城破玉石俱焚。頃但相假。事定由國家發還。某氏慨然。點百倉與霸先。獲粟五十萬。兵氣大震。侯景自稱漢帝。百端攻城。城中誓以死守。卒不得克。其時武帝方居深宮。靜坐參禪。忽耳畔聞有隱隱金鼓之聲。問內侍曰。何人校操。如此認真。內侍曰。侯景叛矣。建康已失。今兵困臺城。勢極危急。幸陳公霸先竭力死守。不然城破久矣。武帝聞言。大驚失色。疊誦救苦救難天尊。又排香案。求神保佑。敵兵即退。如斯者三日。回報侯景。攻打益力。並憤及百姓。在城外大肆劫掠。富室鋪戶無一得。

免。擄去男女千人。男者迫使工作。執炊。女子咸爲營卒之妻。人民廬舍。除居兵倒圯。餘盡焚燬。登城一望。滿目瓦礫。與焦木而已。武帝嘆曰。咎吾自求。誤納侯景。殃及良民。當絕粒以謝天下。武帝語時。淚落紛紛。側耳傾聽。則一片悲哭聲。於是含涕入宮。從是日起。滴水不沾唇。七日而駕崩。消息傳出。軍違驢。霸先幾難轄止。遂將武帝草草殮畢。城中異常不安。霸先大憂。正倚敵樓。默籌其策。猛聞鼓角齊鳴。喊聲大震。驚而瞭望。見繡旗上書。江州王三字。霸先喜曰。援兵至矣。此乃江州刺史王僧辯也。俄果瞥侯景。隊伍漸動。往抗僧辯。霸先亦出。前後夾攻。大敗侯景。景憂死。王陳合軍。恢復建康。擁武帝之子蕭綱嗣位。封陳先霸爲丞相。王僧辯爲尙書令。事定。迺爲武帝發喪焉。

梁武帝



52
33900